

三
餘
札
記
卷
一



北师大图 B2527431

三餘札記

三餘札記目錄

卷一

帝堯三眸

梧鼠

閑情賦

標點

偉懋每們

同善社

胡安道

宣和遺事

類書

淮南子校補

一頁

二頁

二頁

三頁

三頁

四頁

五頁

五頁

六頁

七頁

卷二

韓非子簡端記

一頁

莊子瑣記

十六頁

蚤蚤距虛

二十四頁

呂氏春秋鞞補

二十六頁

論衡鞞補

三十六頁

盧輯說苑逸文之疏謬

四十三頁

淮南子逸文

四十七頁

三餘札記卷一

合肥 劉文典著

帝堯三眸

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參眸子謂有二
瞳之相參也儀徵劉先生斟補云重瞳不得言參
眸又帝堯重瞳它籍靡徵典案路史赤帝豐下兌
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孫氏古微書據作春秋合
誠圖又收入雜書靈準聽
實為大誤御覽八十一百三十五藝文類聚及路史並
引春秋合誠圖云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
女生于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大雷電有血
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象大帝常有黃雲

覆蓋之夢食不飢及年二十寄伊長孺家出觀三
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
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采鬚鬢長
七尺二寸兌上足履翼宿署曰赤帝起天下寶奄
然陰風雨赤龍與慶都合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
堯貌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淮南子脩
務篇高注略同是帝堯之貌同於赤帝赤帝三昧
帝堯亦宜然也雖緯書之言怪誕無稽然帝堯三
昧實爲古說疑荀子此文本作堯參牟子後人不
知古有帝堯三昧之說又習聞舜目重瞳子遂以
意加舜字耳且上文每句皆祇舉一人此句亦不
當堯舜並舉也劉先生謂此文本作堯八眉舜四

眸子古三四積畫相近三恆訛三嗣又易三爲參
做八眉二字其說迂曲難通殆失之矣

梧鼠

荀子勸學篇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梧鼠當爲鼯鼠
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王氏念孫荀子
雜志云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
相近則梧爲誤字明矣典案王說非也爾雅釋鳥
鼯鼠夷由注狀如小狐似蝙蝠蝠肉翅項脅毛紫赤
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二
尺許飛且乳亦謂之曰飛生鼠釋獸鼯鼠注形大
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
西呼爲鼯鼠未言能飛且大小形色與鼯鼠絕異

詩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鄭箋碩大也其注易
晉九四卽引此詩易釋文鼯子夏傳作碩是鼯鼠
卽碩鼠也許慎孫炎以鼯爲五技鼠並是臆說荀
子此文鼯之作梧猶鼯之作碩梧古字非誤字也
顏氏家訓省事篇鼯鼠五能不成伎術張平子西
京賦超殊榛櫛飛鼯並鼯鼠爲飛生鼠之確證矣

閑情賦

自蕭統序淵明集有白璧微瑕唯在閑情一賦之
語淺人乃力詆淵明爲誑淫真東坡所謂小兒強
作解事者也自張平子作定情賦蔡伯喈作靜情
賦後世文人頗多繼作王仲宣之閑邪賦曹子建
之靜思賦應德璉之正情賦陳孔璋阮元瑜之止

欲賦並事出沈思義歸閑正不謬作者之意卽以
閑字之誼言之說文門部閑闌也廛門中有木廣
韻二十八山閑闌也防也禦也春秋繁露循天之
道篇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
以養氣是閑本防檢之誼觀仲宣賦名閑邪孔璋
元瑜賦名止欲則淵明所謂閑情之義可知矣特
平子伯喈子建德璉孔璋元瑜諸子之作半已散
逸僅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及李崇賢文選注中引
其片言隻句而淵明之賦獨完故遂爲詆謔者所
集矢或又改閑爲閒後之讀者誤以爲閒暇字去
淵明本意乃愈遠矣余在北京大學講授此賦俗
士不達斯義頗致詆訶故辯之於此

文選江文通
望金山詩注

引枚叔正情賦乃袁淑所作亦是閑情之類北堂書鈔百三十六引王粲閑居賦願爲環以約腕疑之卽閑邪賦之逸句也

標點

中國古書罕有標點初學難得句讀多以爲苦近歲始采取歐洲諸國文中通行之標點施之古書學者頗稱其便利而陋儒則疾之如寇讎實則古人讀書固極重標點宋史儒林傳何基傳云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是我先民固深知標點之有益也余嘗謂今之自稱保存國粹而鄙夷近世學術者其病皆在不讀古書世有通人君子必許余爲知言也

偉懣每們

古人上梁文每發號必呼兒郎偉樓大防辯之云
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
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
部例皆卽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懋
廝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懋去懋本音悶俗音
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
夜去余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懋
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攻媿集姜氏
上梁文跋明代詔
旨及小說中皆作每今皆用們字俗亦音門蓋偉
字始以疊韻轉爲每繼以雙聲轉爲們也

同善社

清康熙中有朱方旦者廣東人自號二眉山人以

左道惑衆造中說補聚徒橫議常至數千人又自
詡前知與人決休咎會順承郡王勒爾錦以征吳
三桂歸至荊州方旦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
珍亦盛稱之侍讀王鴻緒特疏劾之略云楚人有
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託修煉之名陰挾欺世
之術廣招黨羽祕刻密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
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
互相標榜有顧齊弘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
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
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
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
庸愚乞正典刑以維世道清聖祖可其奏方旦與

其徒皆伏誅然川楚莠民陰傳其教不絕民國既
建秉鈞枋國者類皆獷野武人淫昏闡茸讀書明
理之士絕跡朝列方且雲初遂公然結社轉相煽
誘而同善社遍天下矣余嘗詢其祭酒知此曹亦
無他秘術特教人守鼻端白而已鼻端白語出楞
嚴經此曹則謂
之租市井鄙人罕究內典震於鼻氣成白心開漏
盡諸異狀驚爲神奇趨之若夜蟬之赴明火流毒
社會十倍於漢之五斗米教宋之喫菜事魔真國
家之隱患世道之大憂有賢者作首當誅其人禁
其術也

胡安道

嚴氏可均廣搜三分書與夫金石文字遠而九譯

旁及釋道鬼神爲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網羅之博探討之勤殆無復遺憾矣惟於胡安道謂爲不得朝代但知在唐已前耳典故案御覽九百六十八引胡安道黃甘賦列之王廙之下朱超石之前則安道當爲晉人又陸士龍愁霖賦序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沈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云云文選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尙書詩注引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是安道爲永寧間人嘗仕於鄴中也

宣和遺事

宣和遺事二卷實元人雜取南燼紀聞阿計替傳

諸書連綴而成黃堯翁以書中惇字闕筆作惇定爲宋刊其實非也帝諱闕筆誠足資考定版本然後代人刊書作字於前代帝諱亦往往有闕筆者未可以書中遇宋代帝諱闕筆遂遽定其爲宋刊也蜀石經皆孟昶時所刻遇唐高祖太宗諱皆闕畫范質旣相宋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王厚齋稱其猶不忘唐洪容齋亦以蜀石經書淵世民三字闕畫及前蜀王氏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皆半闕深歎唐澤之遠獨何屺瞻注困學紀聞謂此乃相承以熟未可爲不忘唐之證其言最爲近理有清之亡今十五年矣流俗相承尙多以元爲玄以宏爲弘坊間俗本書儀字猶有闕

畫作儀者可證屺瞻之說非虛言也又此書中頗引劉後村詩後村之歿去南宋之亡十餘年耳小說引詩大抵皆前代名賢之作使此書果爲宋刊則是引當時人詩揆之事理似未必然况書中明言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云其爲元代人語蓋昭昭然矣

類書

清代諸師校勘古籍多好取證類書高郵王氏尤甚然類書引文實不可盡恃往往有數書所引文句相同猶未可據以訂正者蓋最初一書有誤後代諸書亦隨之而誤也如宋之太平御覽實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諸書參詳條次

修纂而成其引用書名特因前代諸類書之舊非
宋初尙有其書陳振孫言之詳矣若四民月令一
書唐人避太宗諱改民爲人御覽亦竟仍而不改
書名如此引文可知故雖隋唐宋諸類書引文並
同者亦未可盡恃講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校補

王念孫淮南子雜志校
平議校 孫詒讓札迻校

俞樾淮南子

淮南子原道篇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絃九
野之形埒者何也典案卷子本玉篇絃字下引形
埒作刑埒於義爲長惟倣真篇未有形埒垠埒精
神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
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
此文形埒二字不誤淮南子有許慎高誘二家注

本玉篇引文疑是許本

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高注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典案文選七發注引娟嬛作娟嬛又引高注娟嬛白公時人困學紀聞引亦作娟嬛漢書藝文志有娟子十三篇七略娟子名淵楚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廣韻二十七刪環字下云古有楚賢者環淵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名雖殊實一人也娟嬛環淵玄娟嬛並聲近通段

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尙氣力王念孫云俗本作各各誤爲谷後人因加人旁耳漢郃陽令曹全碑各作各形與谷相似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九引此正作各尙氣力典案俗尙氣力義自可通不必改字釋之類書所引孤證未足爲據且如王說誤自漢代則宋代類書引文安得不誤乎王氏但欲證明俗爲各字之譌不知所舉二證實難並立也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鵠鵠不過濟獬渡汶而死王念孫云枳本作橙此後人依攷工記改之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引並作橙典案攷工記埤雅字並作枳卽枳字不誤之證此文以枳濟死爲韻作橙則失其韻矣列子湯問篇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

三 餘 才 言 卷 一
踰汶則死矣與此文正同說苑奉使篇江南有橘
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
韓詩外傳十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
北則化爲枳亦皆可證枳字不誤王說失之

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墦塿以封壤肥
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
深潭相予顧炎武云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
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曰
漁者不爭隈此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日知錄二十
引書用意條

典案爾雅釋丘隈隈注所引漁者不爭隈五字乃
覽冥篇之文非略原道篇此文而用其意也引書
用意古籍類然顧先生所說誠是惟舉例偶失檢

耳

藏於不敢行於不能俞樾云文子道原篇作藏於
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典案
藏與行不敢與不能相對成義藏於不敢卽道家
卑弱以自持之意俞氏以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之義釋之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敢誤爲取可
依此文訂正不當據彼改此也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典案溶爲溶段
說文手部溶動溶也溶溶同音古通用倣眞篇動
溶於至虛同宋蘇頌校淮南子題序云許於卷內
多假借用字原道篇雖高本亦爾

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

無有入於無間典案今本老子河上公章句徧用
第四十三作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
入無間無有上敝出字可據淮南引文增道應篇
引作無有入於無間疑後人改之也

老子注無有謂道也道無

形質故能出入無間是所見本尙未敝出字

循之不得其身典案循爲揶段說文手部揶摩也
循之不得其身猶摩之不得其身也

憂悲者德之失也俞樾云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
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
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典
案下文嗜欲者性之累也嗜之與欲誼固相類而
不相反也俞說未審

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高注士有同志同志德也典案注下志字疑衍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此注無下志字是其證

氣者生之充也王念孫云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典案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卽承此而言正此文充字不誤之證下文又云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並可證此文充非誤字本書精神篇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素問解精散論髓者骨之充也誼皆與此文充字相類王說未諦不可從也

三食才言 卷一
蚊螻貞蟲高注貞蟲細腰之屬也典案本書說山
訓貞蟲之動以毒螫高彼注貞蟲細腰蜂蝶羸之
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爲征之段字墨子非
樂上篇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三
朝記謂之蜚征高以無牝牡之合釋之未咳

終身運枯形於連屢列埒之門高注連屢猶離屢
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典案連列對文皆所
謂動詞屢埒對文皆所謂名詞屢卽崕屢埒說文
土部云卑垣也連屢列埒之門謂崕屢連縣卑垣
橫列行者將蹟蹈其中不能自脫也高注未晰

倣真篇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高注以
限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

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典案注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百字當爲一字之誤本書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是其證也事類賦果部二十六引此已誤

炊以鑪炭王念孫云炊當爲灼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典案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引此文亦作燔以鑪炭與士容篇注同是高氏所見本字作燔炊固非灼亦未必是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高注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天

子兩觀也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許注作魏闕王之闕也高注前一說文選注所引許注相同當是許說麤入高注文選莊子所引乃約文也且高注內作兩說多係許高之異典案呂氏春秋審爲篇高彼注云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闕也與此注正同本書道應篇注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與此文注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相合道應篇爲許注本陶氏謂高注內之一說多是許說之麤入者是也

譬若周雲之龍蓂遼巢彭灑而爲雨高注周雲密雨雲也俞樾云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

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典案說文口部周密也與高注密雨雲之義正合注雨字疑涉雲字上半誤羨之文俞說迂曲殆失之矣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壑而復返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典案壑古垠字又或從斤作圻上旣言通於無壑此不得復言通于無圻上文通於無壑與淪於無間相對句法一律下文有通于無圻四字不惟重複句法亦不一律此疑一本作通於無壑一本作通于無圻校者旁注寫者誤入於此壑字下無注而圻字下有注云圻垠字也疑亦後人所加非高氏

舊注也

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美醜有間矣典案然其斷在溝中句不詞壹字疑當在其字下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正作其一斷在溝中是其證今本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誤與此文同

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高注芥中也莊逵吉云中字疑當作艸典案芥無中義中必爲誤字中古艸字淺人加畫爲中方言自准以西或曰草或曰芥是芥本有草義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王念孫云以下本無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

部一引此並無覩字典案王說是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引亦無覩字足證王說

智終天地典案智終天地義不可通終當爲絡字之誤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卽此文所本落與絡同莊子秋水篇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本書原道篇作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是莊子作落本書作絡之證知智古今字北堂書鈔帝王部七引莊子作智洛天地落絡洛並同音通用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王念孫云一當爲十十當爲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御覽方術

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典案王說是也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此文作千人養之一人披之文雖有異十人作一人則同韓非子說林上篇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卽淮南所本

燔生人辜諫者典案辜諫者不詞辜當爲臯字之誤也御覽六百四十七引正作臯諫者臯古罪字形與辜相近

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注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典故案毛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胡承珙云此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一二句意當亦本之毛公

毛詩後箋

是也惟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

筐嗟我懷人寘之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申公之學出於荀卿魯詩卷耳之義即本於此高注所謂易得之菜易盈之器又用魯義爲解俶寘篇爲高本引詩寘之作寘彼復與毛同然則高誘固不分今古文者也

天文篇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陶方琦云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

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典案初學記一引高注虎陽獸與風同類此文下既有高注云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則初學記所引必許注也

南方曰炎天典案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高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今本斂當據補

執衡而治夏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注衡平也典案御覽八百六十九引許注同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高注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典案注封建侯也不詞侯上當有諸字御覽二十三引注正

作封建諸侯是其證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俞樾云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典案俞說是也此蓋涉上太微而誤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太一作天一天字尙不誤足攷天子二字誤爲太一之跡

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典案文選月賦注引高注軒轅星名當據補也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作軒轅星也下文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百五十亦引注云天河星名也正與此注一例疑此注本作軒轅星名也

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典案北堂書鈔百五十引魚作衡疑此文魚本作魚卽古衡字形與魚近傳寫遂譌爲魚矣若本爲魚字無緣誤爲衡也

音比夾鐘高注夾夾也典案注下夾字當作莢下
文夾鐘者種始莢也是其證也

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高注鐘
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典案高氏於其所不知皆
直謝不敏呂氏春秋上農篇皆知其未莫知其本
真下亦有注云不敏也正與此一例惟呂氏春秋
古樂篇高注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
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音律篇注律呂相生
上者上生下者下生疑高氏注淮南在前當時猶
未明鍾律上下相生之理及注呂氏春秋已通其
義故此注直言不敏而彼注則爲之解也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俞樾云溫涼異義不

得連文涼當作良典案溫涼與柔惠誼不相類俞謂涼當爲良是也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作太陽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文雖小異溫涼正作溫良足證俞說

地形篇食水者善游能寒典案能讀曰耐呂氏春秋審時篇高注能耐也漢書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正與此文一例家語執轡篇食水者善遊而耐寒是其證矣游遊古通用

食土者無心而慧高注蚯蚓之屬是也俞樾云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辯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典案家語執轡篇作食土者無心而不息王肅注螾屬

不氣息也與大戴禮正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此文作食土者無心不惠惠上亦有不字而慧二字當爲不息之譌高注蚯蚓之屬是也不釋慧字之義卽所見本不作慧之證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高注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莊達吉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典案莊謂指應作脂是也說文月部脂字下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八百九十九牛條

兩引此文指並作脂又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當爲兌卽古銳字兌始譌爲无傳寫又改爲無義遂不可通矣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此文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前小卽銳前後小卽銳後矣

維出覆舟典案維當爲濼字之壞也御覽六十三引淮南云濼水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文雖有異維字正作濼

時則篇律中太族高注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族地而生故曰太族典案注萬物太族地而生義不可通太字當爲衍文天文篇音比太族高彼注言陰衰陽發萬物族地而生故曰太族也呂氏

春秋孟春紀律中太族注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族地而出故曰律中太族二注與此注並同禮月令注太族言陽氣大族達於上也族上雖有大字然非指萬物生出言不與高氏淮南呂氏春秋注一例

四鄰入保高注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典案呂氏春秋孟夏紀四鄙入保高彼注云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禮月令鄭注小城曰保卽此保字之義莊子盜跖篇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城保對文可證高氏此注與呂氏春秋注並以自保守釋之非是下文兩四鄙入保注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誤與此同

其兵戈王念孫云戈當爲戍字之誤也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典案顏師
古匡謬正俗云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
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
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鉞是小顏所見本正作其兵
戈御覽引作鉞蓋襲藝文類聚耳

固封璽典案禮記月令璽作疆鄭注今月令疆或
作璽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主土

據玉
篇引

從土

爾聲璽字從土以主土者故封疆或作封璽應劭
漢官儀蔡邕獨斷引月令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
令北堂書鈔百五十六引淮南此文作固封疆與
古月令合疑是許高二家之異

覽冥篇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
海水大出高注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
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
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
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典案叫天下斂而字與上
文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句不一律
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初學記一藝文類聚二引並
有而字當據增又案叫天御覽六十引作告天事
類賦天部引說苑云庶女者齊之寡婦養姑姑女
利母財而殺母以告寡婦婦不能自解以冤告天
而大風襲於齊殿叫亦作告與御覽六十引文合
御覽引文景公臺隕句下又引注云景公齊景公

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枝體傷折句下引注云
景公爲雷霆所傷折庶女告天句下所引注旣與
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許注合則此二注必許
君注矣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俞
樾云論者知也說山篇高注論知也知不能論謂
智者不能知也典案下文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
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與此文義正同而論字與
說字對文則此文之論亦不當訓知俞說未安不
可從也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
其形類所以感之王引之云煙當爲燦字之誤也

說文燦火飛也旱雲燦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耳典案此言雲之形狀象草莽魚鱗煙火波水也燦者迸火卽俗語所謂火星也雲之狀可以象煙不得象火星王說旣無依據又違物情其失也迂矣

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高注天道無私就去典案夫當爲天字之誤也文子精誠篇御覽二十七引此文並作天道是其證也高注天道無私就去是所見本正作天道主術篇天道玄默無容無則是天道二字見於本書者

浮游不知所求颺颺不知所往典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十五引正作浮游不知所來是

其證也不知所來不知所往相對爲文且承上句莫知所由生而言若作求則文既不相對又與上句之義不相應矣

精神篇日中有跋烏高注跋猶蹲也謂三足烏典案藝文類聚天部一事類賦天部一並引注云跋趾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引趾作止廣韻十八諄跋止也跋與跋同止趾古亦通用

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高注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典案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稽叔夜養生論李注瞑古眠字甘瞑猶酣眠也高注言其直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未得其誼本書倣真篇甘瞑於

溷灑之域同又案甘暝下當有於字文選辛丑歲
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作甘暝於大
霄之宅可證倣真篇甘暝於溷灑之域甘暝下亦
有於字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爲高注
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典案秦族篇使
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勿喉愚者不爲也左下亦
無手字惟呂氏春秋不侵篇高注引此文知分篇
高注引秦族篇文左下並有手字文子上義篇後
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馬融傳三國志彭羨
傳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亦並作左手據天下之圖
所謂據者指天下之圖言之非謂據天下也高所

見本啟手字遂曲爲之說耳

本經篇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高注玄天也
元氣也莊達吉校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俞樾
云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
通典案各本並作玄元注並作玄天也元氣也俞
氏蓋據清代刊本立說而不知上元字爲避諱所
改也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高注伯益佐舜
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灑陂池恐見
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昆侖之山典案高注故
登雲而去棲其神於昆侖之山是誤以神爲龍之
神也論衡感虛篇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

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
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
去虛也又曰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
故惡人爲井可證高注之非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高注總一也俞樾云總
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勹總俗作惣其上
半相似因而致誤典案下文晚世學者不知道之
所一體德之所總要高注總凡也與此文及注誼
皆相類則總非誤字明矣高注總一也是所見本
字已作總若如俞說則是利之譌總漢代已然俗
書之惣造於唐代宋丁度集韻始收其字安得言
古文之勹與俗書之惣以上半相似而致誤乎俞

說甚鑿不可從也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注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庫以害天下者典案御覽八十一引注云滔漫之共工炎帝之後隨高堙下壅百川以爲民害今本注柏有二字當爲炎帝

燎焚天下之財俞樾云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典案燎焚天下之財與下句罷苦萬民之力卽韓非子亡徵篇罷露百姓煎靡貨財之義承上文璇室瑤臺象廊玉牀肉圃酒池而言謂桀紂之奢侈無度非謂其聚斂也俞欲改字釋之其失也迂而鑿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亦云罷苦百姓煎靡財貨燎焚猶煎靡矣

主術篇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高注以智意精誠伐人爲利典案二句相對爲文志上當有意字意志陰陽文正相對繆稱篇正作兵莫憊於意志莫邪爲下是其證矣高注智意疑卽意志二字之誤其所見本當尙未斂意字莊子庚桑楚篇兵莫憊於志鑊鄒爲下其斂意字與此同或後人據彼刪此也

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幹舟小船也王念孫云古無謂小船爲幹者幹當爲幹字之誤也幹與舡同典案羣書治要引幹作舡玉篇舡小船也與高注小船亦合

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典案照海內存萬方相

對爲文照上不當有徧字羣書治要引此文無徧字下文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亦無徧字皆其證也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王念孫云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典案王說是也意林引此文持上制上並有能字是其證矣

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典案足字無義疑衍文也意林引作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小雖作細下無足字

繆稱篇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典案初學記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卽此文所本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典案學下當有於字文子上德篇學下有於字是其證又案商容文子上德篇作常縱說苑敬慎篇作常縱漢書藝文志有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注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王應麟困學紀聞以爲淮南子誤當依文子說苑作常縱案此當各依本書商常容縱從並聲近通用字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

以此窮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慎大
覽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並與此文注神人
之說異繆稱篇爲許注本故與呂氏春秋注不合
耳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俞樾云孟嘗君
下當更有子孟嘗君三字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
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典案俞
說是也論衡感虛篇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
爲之於邑亦重孟嘗君三字列子湯問篇故雍門
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張注六國時有雍
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文選陸士
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注引此文哭作琴說苑善

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三國志卻正傳雍門援琴而挾說注引桓譚新論文略同漢書景十三王傳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旣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是文選注引文作琴非誤字也此疑一本作哭一本作琴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偶人桐人也歎其象人

而用之也典案桐人一本作相人當以相人爲是
周禮冢人鄭司農注象人謂以芻爲人列子黃帝
篇釋文木偶人形曰象人是其證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注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
姓怨之以罪支解典案立疑當爲峻之壞字此承
上文城峭岸峭而言又與下文吳起刻削而車裂
相對爲文若作立法則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韓
詩外傳正作商鞅峻法而支解是其證高注商鞅
爲秦孝公立治法是所見本已作立故增治字解
之耳

齊俗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
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典案魯日以削

至下當有於覲存三字此以齊日以大至於霸魯
日以削至於覲存相對爲文今斂此三字以至字
屬下三十二世而亡爲句句法遂不一律矣呂氏
春秋長見篇正作至於覲存高注覲
裁也又案三十二
世而亡二當爲四呂氏春秋正作三十四世而亡
高注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適
三十四世也韓詩外傳同

聖人之見終始微言孫詒讓云言當作矣典案孫
說是也韓詩外傳十作聖人能知微矣本書人閒
篇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皆其證也

含珠鱗施綸組節束注鱗施玉紐也典案呂氏春
秋節喪篇高注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

體如魚鱗也與此注玉紐不同蓋許高之異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莊達吉云御覽吐作坦疑垣字之訛典案莊說非也初學記武部白帖十三御覽三百四十六八百二十八引此文並作屠牛坦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莊子養生主篇釋文引管子作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與淮南此文正合皆吐當爲坦之證又案刀以剃毛不詞以上當有可字初學記白帖御覽引並作可以剃毛皆其證也管子同

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王念孫云趣謂志趣也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

下不當有舍字蓋卽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
德篇正作趣合典案趣取通用趣舍卽取舍也韓
非子姦劫弑臣篇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
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卽此
文所本五蠹篇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
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可證趣者取也
王氏誤以志趣釋之遂以舍爲衍文其失也迂矣
文子斂舍字當依此文及韓非子增未可據彼刪
此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典案呂氏
春秋壅塞篇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

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卽淮南此文所本余前據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文無視羊二字謂此文當作從城上視牛如羊如豕實爲大誤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王念孫云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无不致也俞樾云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典案韓非子解老篇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

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
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
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卽淮南此文不爲
虛而自虛之誼此道家至高至深之境出於性之
自然非有爲者所可幾及故雖心焉慕之而實不
能致也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義旣
不可通又與上文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
之誼不叶王氏顧欲據以改淮南斯爲謬矣俞氏
糾其失是也

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王念孫云由是當爲是
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典案王說
是也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文並作是猶可

證王說猶由古亦通用

爾雅釋言猷若也猷與由通

惟唐人所

見本字並作猶則今本作由聲之誤也始誤猶爲由後人又改爲由是耳當依治要文選注乙正

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俞樾云或人卽國人也或國古通用典案或人蒞子言人或有殺蒞其子者耳若作國人則是舉國之人皆蒞其子矣事固不爾文亦失經俞說未安不可從也

道應篇敘目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典案莊子知北遊篇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卽道應二字之誼此篇以太清問道於無窮

爲始故以道應題篇敘目望文生義以道之所行
物動而應釋之非是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典案子之知道上當有曰字
而今本敝之莊子知北遊篇正作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當據增

可以窈可以明俞樾云窈讀爲幽故與明相對典
案俞讀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可以幽可以明是
其證矣原道篇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與
此文詞意略同亦以幽明對文

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
知之粗王念孫云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
下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

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典案王謂上文無爲下脫之字是也惟文子微明篇襲用淮南此文作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文雖倒不知下固自有之字且三句一律文子襲用淮南子文大抵刪削多而增益少或此文本作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之內而知之外弗知之精而知之粗今本下二句微兩之字耳莊子文句與淮南相遠文子則直襲用淮南故以莊子校不若以文子校之近確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典案微言下當有

乎字語意始完呂氏春秋精諭篇列子說符篇文
子微明篇微言下並有乎字是其證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注楚殺白公於浴室之
地也典案呂氏春秋精諭篇浴室作法室高注法
室司寇也一曰浴室澡浴之室也與此注異道應
篇爲許注本故注與高彼注不合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王念孫云有禮當爲在禮字
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
在禮典案文子微明篇作治國有禮與淮南合未
可依後世類書引文改

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注飲溺器裨榼也莊
達吉云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

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裨榼也皆爲酒器非
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典故案韓非子喻老篇作漆
其首以爲渡器說文水部渡浸沃也蓋卽釀酒之
器說苑建本篇作漆其首以爲酒器呂氏春秋義
賞篇作斷其頭以爲觴觴亦酒器也注旣言裨榼
不得復以爲溺器莊謂溺爲酒字之譌其說近確
惟以本書注之文例觀之疑當作飲器裨榼也褚
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裨榼也卽本淮南此注
溺字或後人妄加之也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
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
也典故案呂氏春秋順說篇高注四累謂卿大夫士

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與此注迥殊蓋許高之異也知分篇四上之志高注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與順說篇注意相類知高氏自以卿大夫士民爲解與許氏以爲四事者不同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典案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語意未晰莊子讓王篇作爲吾臣與爲翟人臣奚以異當從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作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典案保當爲尊雖富貴上當有能尊生者四字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並

作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卽此文所本莊子之
能尊生者卽承此而言若作保生則與下句不叶
矣呂氏春秋文子上仁篇雖富貴上亦並有能尊
生三字淮南攷此數字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二句遂無所指矣

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典案焉當訓乃猶言貴
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
以寄天下也禮月令天子焉始乘舟墨子親士篇
焉可以長生保國魯問篇焉始爲舟戰之器國語
晉語焉始爲令皆其比也今本老子作故貴以身
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

三
食
才
言
六
一
三
一
以託於天下莊子在宥篇作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則乃誼亦相近

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典案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曰皆當爲曰形近而誤也今本老子玄符第五十五作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是所見本上一二曰字亦作日

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俞樾云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典案列子說符篇作寡人得奉宗廟社稷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同立當爲奉字之壞

俞說失之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典案桓公讀書於堂當作桓公讀書於堂上與下句輪人斲輪於堂下相對今斂上字句法遂不一律莊子天道篇作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是其證矣韓詩外傳五作楚成王讀書於殿上堂雖作殿亦有上字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俞樾云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賞罰下乃分別言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典案說苑君道篇作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韓詩外傳七作夫國家之安危百

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在下並有君字俞謂君字爲
衍文失之

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料山山名方皇水
名一曰山名典故案文選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注引
作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又引高注云
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與此注不合蓋許高二
家之異強臺高本作京臺京強古音同字通說苑
正諫篇家語辯政篇字又作荆亦以同音通用料
山高本及說苑作獵山方皇說苑作方淮料獵皇
淮雙聲古亦通用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王引之云此
當以若亡其一爲句高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二

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轍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典案王說是也列子說符篇作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亦以沒失蹶三字爲韻四字爲句可爲王說之一證又案天下之馬與上句良馬相對爲文所謂若滅若失若亡其一乃指馬言非指相馬言也天下之馬上不當有相字莊子徐無鬼篇列子說符篇天下馬上並無相字是其證矣

晉文公伐原注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典案呂氏春秋爲欲篇晉文公伐原高注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淮南注不合蓋亦許高二家之異

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典案一二當爲三

字國語晉語作謀出曰原不過三日矣韓非子外
儲說左上篇作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
矣新序雜事四篇作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字
並作三是其證也

臣偷也王念孫云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太平
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並作臣楚
市偷也典案三國志卻正傳裴松之注引作臣偷
也與今本合御覽所引當是別本

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注淚水王念孫云淚注
當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藝文
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鳶肩又引注云渠大
也斯爲確據矣典案御覽二百六十九引莊子盧

敖見若士深目鳶肩是淮南此文本出莊子也淚
注論衡道虛篇作雁頸深目玄鬢雁頸鳶肩誼正
相類文亦相對王充東漢人其書當較唐人所輯
類書爲可信此當依論衡不當依藝文類聚引文
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典案魚當爲漁字之壞也
呂氏春秋具備篇作漁爲得也家語屈節篇作凡
斂者爲得斂與漁同

誠於此者刑於彼王念孫云各本及莊本誠字皆
誤作誠惟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
氏春秋家語並同典案王謂誠當爲誠是也刑爲
形段言誠於此者則形於彼也水經泗水注子聞
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是其證

築長城典案淮南王父名長故書中皆以長爲修此文與主術篇魚不長尺不得取字仍作長疑後人改之也人閒篇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泰族篇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字並作修此不得獨作長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典案師字當重淮南此文出莊子文選魏都賦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莊子逸文並作明日往朝師師曰是其證今日教子以秋駕典案教上當有將字呂氏春秋博志篇正作今日將教子以秋駕文選魏都賦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莊子作今將教子以秋駕皆其證矣

墨者有田鳩者注田鳩學墨子之術也典案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田鳩齊人學墨子術田鳩卽田侏子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侏子三篇鳩侏音近

字通

音

汜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典案禮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同姓也其國未聞釋文繆音穆案記注元朗音並誤當以淮南此文及注爲是左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杜注蓼國今安豐蓼縣與此注今在廬江之說正合潛夫論志氏姓篇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皐陶之後也亦與此注蓼侯皐

陶之後說同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典案物當爲民字之誤也此以人民言非以物言也下文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卽承此而言若作萬物則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文正作萬民制焉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典案劉本是也聰與明相對爲文作耳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引作獨聞之聽聽與聰形近而誤若字本作耳無緣誤爲聽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與此文義略同亦以聰明對文

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典案羣書治要引此文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作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疑別依一本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卽淮南此文所本羣書治要引文之切於前卽韓非子之罄於前也今本淮南不世出可日見相對爲文則可日見亦非誤字知羣書治要引文爲別據一本矣

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典案

三食才言 卷一
三二
一
兩聖王於詞爲複下聖王當爲明主羣書治要引
正作明主弗聽是其證此疑主始譌爲王後人又
依上句改明爲聖耳

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錢大昕云淮
南以鴟夷子皮爲田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
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
也典案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
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
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韓非子說
林篇亦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篇乃樹
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錢氏云未見他書實爲失

考

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典案易道上當有得字得易道與陷溝壑相對爲文今做得字文既不相對義亦不可通矣意林引此文作遇君子則得其平易文雖小異尙未做得字御覽七百四十引已斂

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注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典案三老五更不可言兼注兼字當爲養字之誤漢書藝文志正作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斯其確證矣

爲號曰典案爲號曰白帖引作爲銘於篋篋曰與鬻子文同疑是別本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

王念孫云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
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
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二字
誤倒又衍一忠字典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
下之爲人臣者韓非子難一篇賞一人而天下爲
人臣者莫敢失禮矣說苑復恩篇賞一人而天下
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呂氏春秋義賞篇亦
作天下之爲人臣者王氏謂之爲二字倒又衍忠
字是也惟未知臣上啟人字耳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典
案藏卽葬字之或體說文葬篆說解藏也藏當爲
藏禮記檀弓葬也者藏也列子楊朱篇及其死也

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宋人有嫁子者典案韓非子說林篇宋作衛

詮言篇非以智不爭也莊達吉云吳處士江聲云
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
智也以不爭也典案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亦作非
以智也以不爭也與中立四子本合道藏本作非
以智不爭也文不成義當依中立四子本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
所俞樾云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
好味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
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典案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

及此文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補上文之脫句反以鼻爲衍文其失也迂矣行成獸注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俞樾云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典案倣真篇文章成獸此成獸二字之見於本書者俞氏以爲文不成義失之兵略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王念孫云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民字疑涉下句而誤典案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實兵家之精義上文因民之欲乘民之力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卽此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之說文子上義

篇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文義本不可通未可據彼改此且此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三句正相連貫第一句以民字終第二句以民字起第二句以義字終第三句以義字始文義句法皆相銜接若依文子改之則文義句法俱不合矣王說未諦不可從也

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王念孫云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典案王謂親當爲視是也御覽二百八十一引此文正作上視下如弟文子上義篇作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不雖誤爲必視字尙不誤皆其證

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俞樾云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典案此疑當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佚飢寒雖斂勞字俟作佚尙不誤此承上文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而言今本旣斂勞字佚又譌爲俟義遂不可通矣下文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佚上亦有勞字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王念孫云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典案王說是也意林引作所以同安危也共雖作同以上尙未斂所字可

證王說

說山篇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注
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典案荀子勸學
篇大戴記勸學篇並作淵生珠與今本淮南文合
惟玉在山與淵生珠文不相對文子上德篇作珠
生淵疑當從之

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高注堞土塵也楚
人謂之堞典案主術篇許注堞塵塵也楚人謂之
堞與此注合蓋高承用許注說文土部塵塵也注
土字疑塵之壞字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俞樾云氣當作器文子上德
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典案俞說是也傳寫宋

本字正作器

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高注鉤釣也

道藏本如此

可以得魚故愛之王

念孫云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為釣魚之釣又為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

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為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典

案鉤古音拘故與珠為韻

禮記樂記倨中矩句中

玄經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日

珠婦人嚏鉤皆鉤字與珠為韻呂氏春秋重己篇

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

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

利故也即此文所本呂氏春秋以倕之指與己之

指相對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與己之一蒼璧小璣

相對淮南以僇之手與己之指相對江漢之珠與己之鉤相對蓋皆取其價雖相懸而質則相類耳帶鉤以玉爲之故以之與江漢之珠爲比釣魚之鉤非其類也高氏以釣鉤釋之已非其指王氏至欲改正文之鉤爲釣既乖淮南子之意又失其韻矣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典案曾當爲孔涉上曾子立孝而誤也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引水經沂水注引

略水經沂水注列女傳樂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引論語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說苑說叢篇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論衡問孔篇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諸書皆以不飲盜泉爲孔子事非曾子也且上文已言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下更言曾子立廉於詞亦復矣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已誤惟四百十三引曾子立孝會誤爲孔可考會孔二字互誤之跡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俞樾云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典案制製古通用制冠卽製冠也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是其誼矣俞氏欲改字釋之非是且清冠亦不詞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高注錯小鼎王引之云古無
謂小鼎爲錯者錯當爲鏝鏝字本在鼎字上鏝鼎
小鼎也說林篇水火相憎鏝在其間五味以和彼
注云鏝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典案御覽七百六十
五箕箒條下引此文作掃箒日用而不足貴疑鏝
始譌爲箒後人又改爲掃箒也御覽箕箒條下引
此是其譌已在宋前矣

說林篇以瓦鈗者全以金鈗者跋以玉鈗者發典
案呂氏春秋去尤篇引莊子作以瓦投者翔以鈞
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今本莊子達生篇作以瓦
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列子黃帝篇
注作樞餘同莊子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陳昌齊云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典案陳說是也列子黃帝篇作凡重外者拱內張注拱本作拙又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是張湛所見本字亦作拙呂氏春秋去尤篇作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

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典案使犬如馬犬當爲大字之誤也御覽九百七事類賦獸部一十三引犬並作大是其證又案逮御覽引作逐歸御覽事類賦引並作追於義爲長

今鱣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典案廣韻燭韻蜀字下引此文蠋作蜀說文虫部蜀葵中

蠶也今本作蜀者疑後人依韓非子說林下篇內儲說上篇改之也

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典案豹疑貂誤說山篇正作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

巧冶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孫詒讓云工巧當作巧匠典案文子上德篇作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良匠猶巧匠也孫說近確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俞樾云失當讀爲逸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典案上文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此失字卽承上文而言俞說未審

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典案左成十六年傳韓非子

十過篇飾邪篇說苑敬慎篇陽穀並作穀陽唯呂氏春秋勸勳篇史記楚世家作陽穀與淮南合

宣子弗欲與之俞樾云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典案俞說是也韓非子十過篇作韓康子欲勿與可證俞說

非求其報於百姓也典案此句與下文非求福於鬼神也相對爲文其字疑衍說苑貴德篇無其字固試往復問之典案列子說符篇固試往復問之作姑復問之固疑當爲姑聲近而誤也

今雖成後必敗典案成當爲善作成者後人依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改之也下文今雖惡後必善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皆承此而言作成則

與下文不合矣呂氏春秋別類篇御覽九百五十
二引此文並作今雖善尤其確證矣

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
詐僞典案君子二字疑衍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
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君子二字韓
非子難一篇作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
厭詐僞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繁禮之君不足於文
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說苑權謀篇作服義之君不
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御覽三百十三引淮
南此文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陳之戎不厭詐
僞皆以四字爲句有君子二字則句法既不一律
義亦不可通矣疑一本作之事一本作君子校者

二 卷 十 三 第 一
旁注君子二字寫者誤入正文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俞樾云愈當爲偷古
偷字也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
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典案俞說是也韓非
子難一篇作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說苑
權謀篇作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字並作偷可
證俞說

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俞
樾云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
正作至於期日之夜典案俞說是也戰國策趙策
作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隄之吏而
決水灌智伯軍文雖小異其亦作期可證俞說

是故忠臣事君也典案忠臣下當有之字初學記
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並作是
故忠臣之事君也是其證

邱氏介其雞注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典案呂氏
春秋察微篇高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淮
南此注不同蓋鄒高之異也左昭二十五年傳季

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

雞翼可以全邱氏雞目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同鄒君爲賈

逵弟子此注卽用師說人閒篇之爲鄒注本益信

而有徵矣說文艸部芥菜也亦與此注芥菜訓合

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注時魯禱先君襄

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典案禱疑當爲禘說

文示部禘祭也禱告事求福也有事於先君之廟用八佾之舞則當言禘呂氏春秋察微篇作禘於襄公之廟也高注禘大祭也左昭二十五年傳亦作將禘於襄公皆其證矣注時魯禱先君襄公則所見本已作禱矣

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典案藝文類聚六十四御覽一百八十引風俗通義云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卽西益宅不祥之說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典案益宅上當有西字史以西益宅爲不祥非以益宅爲不祥也今斂西字文義不明論衡四諱篇正作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是其證也

不若此延路陽局王念孫云不若此此字因上文
若此其無方而衍典案王說是也北堂書鈔一百
六引此文亦無此字可證王說

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典案得
無害於子乎義不可通子當爲孝之壞字御覽一
百七十四引新序逸篇作爲室而大以臨二先君
無乃害於孝乎文雖小異子正作孝是其證矣
修務篇其重於尊亦遠也典案也當爲矣字之誤
也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也並作
矣是其證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典案百姓下
當有亦字而今本斂之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

一引並作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公輸天下之巧士典案古書無言巧士者士當爲
工字之誤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正作公輸般天下
之巧工也慎大覽注同

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典案九攻上疑斂公輸般三
字今本呂氏春秋愛類篇亦斂御覽三百二十一引
有墨子公輸篇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
九距之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公輸九設攻城
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呂氏春秋慎大覽注公輸
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皆其證矣

羿左臂修而善射典案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左作
右較長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典案烹猴下當有者字
御覽八百六十一九百十引並作烹猴者是其證
又案召御覽九百十引作給又有注云徒亥切則
給當非誤字惟八百六十一引字仍作召與今本
合疑一本作給一本作召也

泰族篇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
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
典案莖柯豪芒鋒殺顏澤疑當爲豐殺莖柯毫芒
繁澤韓非子喻老篇正作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列
子說符篇作鋒殺莖柯毫芒繁澤是其證也鋒當
依韓非子作豐淮南列子作鋒皆聲之誤豐殺猶
言肥瘦也

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王念孫云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並作人心典案王氏謂正心當爲人心是也唐武后所造人字作𠄎形與正字相似傳寫遂誤爲正矣古書人字多有譌爲正者皆由當時寫本致誤也

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典案降爲隆段隆謂隆車也汜論篇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

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王念孫云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典案辟段爲譬託善以自爲解蒙正以自爲譬相對爲

文義亦正相類說文言部譬諭也徐鍇曰猶匹也匹而諭之也王氏欲改字釋之非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俞樾云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典案俞說是也右下當有手字本書精神篇正作右手刎其喉呂氏春秋不侵篇知分篇高注後漢書仲長統傳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同

身貴於天下也典案身當爲生字之誤也本書精神篇呂氏春秋知分篇高注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字並作生是其證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

注莽草也典案御覽果部十二菱條下引此文作
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菱飲水枕塊而死秦族篇乃
許注本此文注莽草也是許君所見本字正作莽
說文艸部艸衆艸也亦與此注正合惟御覽引文
在果部菱條下則菱亦非誤字此當是許本作莽
高本作菱耳

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典案聞
識上斂則字上文則田野必辟矣則水用必足矣
則名譽必榮矣向上並有則字羣書治要引此文
正作則聞識必博矣尤其明證御覽六百七引作
則識必博矣雖斂聞字則字尙存

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典案

北堂書鈔刑法部流形條下卽淮南此文作儀狄造酒禹嘗而美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乃疏儀狄疏非刑也書鈔何以入之刑法部流刑類中此疑疏本作流左半相同而誤

要略篇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典案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云云疑卽此文所謂龍忌也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篇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五龍五行之龍也疑亦龍忌之類注未
咳

此所以言兵也典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兵下有

者字與上下文一律當據增

三餘札記卷二

三餘札記卷二

韓非子簡端記

顧廣圻韓非子識誤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校

王先謙校 俞樾 韓非子平議校

有度篇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典案重權也行私重猶言行私權也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史記韓非列傳賣重作鬻權是其證注謂朋黨私相重也增相字釋之非是

揚權篇聽言之道溶若甚醉俞樾云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典案俞說是也容溶古通用

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俞樾云動之溶之此溶字

當爲搭動之溶之卽動之搭之也典案俞說是也
溶搭古亦通用淮南子原道篇動溶溶無形之域俶
眞篇動溶于至虛字並作溶不煩改字也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盧文弨云趣疑趨典案趨趣
古亦通用

八姦篇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舊注今君旣不
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典案注則交之外心息矣疑
當作則外交之心息矣

十過篇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乾道本
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藏本無言字今本作
恤王先慎云作恤是典案顧王校是也呂氏春秋
權勳篇亡正作忘

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王先慎云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典案智過言時固不得稱二君之諡然古書中如此之例正多皆作者之過也王謂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其失也迂矣且魏子韓子之稱亦不合也

孤憤篇處勢卑賤無黨孤特乾道本勢作世藏本今本作勢王先慎云作勢是典案王校是也古語處勢猶今言地位耳莊子山木篇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其義並同乾道本

作世者後人不知處勢二字之義妄改之也難三篇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勢乾道本亦作世並淺人所改

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典案吏當爲士字之誤也上文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是其證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是所見本作士尙不誤

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王先慎云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義同重卽權也典案此當以本書作賣重爲是史記引古書好改字不足爲據本書和氏篇人主篇並云近習不敢賣重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典案功名篇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謂相須而功成也舊注未晰

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王先慎云藝文類聚七白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典案張溟雲谷雜記引楚上亦有於字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先慎云楚山當作荆山藝文類聚白帖引正作荆山乾道本泣作汨藏本今本作淚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引並作泣典案新序雜事五雲谷雜記引此文亦並作荆山新序亦作泣與

藏本今本合

姦劫弑臣篇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王先慎云疑合卽舍字之誤而衍者典案王氏疑合爲衍文非也淮南子齊俗篇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趣舍卽取舍也王念孫謂趣下不當有舍字蓋不知淮南之趣舍合卽本韓非子此文其失與王先慎同

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王先慎云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典案情與誠古通用知黑白之誠猶言明定黑白耳作情義自可通不煩改字下文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黑白之情治亂之情一也

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典案
藏本今本是也上文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卽此
蔽字之誼作弊則非其指矣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王先慎云視當作示以
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典案視示古通不
煩改字

亡徵篇罷露百姓王先慎云露當作潞羸也典案
露潞同從路得聲古得通用逸周書職方解其浸
汾露周禮作汾潞是其證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
之故國家乃路路亦同音通段

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王先慎云習字疑誤未
詳所當作典案習者狎近也使所挫辱刑戮之人

得近於前則生賊弑之禍也習字不誤王說未審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典案而重擅國者義不可通疑當作壅塞主斷而擅國重者可亡也重卽權也和氏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人主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亦並以斷重二字相對爲文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今本世下有絀字顧廣圻云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典案世當爲勢聲之誤也下絀字是勢絀與官用善舉勞廢文皆相對勢譌爲世又攷絀字義旣不可通句法又不一律矣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王先慎云正字

衍文典案此疑當作修身潔白而行公正居官無
私下行字衍王謂正字衍文其說未諦而行公行
不詞甚矣

解老篇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典
案呂氏春秋重己篇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高注視活也

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王先謙云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
解文義相對典案此謂胥靡刑徒有可赦免死罪
之囚時而得活唯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耳語
意明顯不煩改易胥靡本非死罪不得言免死罪
有時活四字文不成義王說迂謬難通不可從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王先慎云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
功以處見其形也典案此疑當以見字絕句王氏
誤以見字屬下讀之故其說迂曲難通

喻老篇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王先慎云深字衍
唐避淵改深後人回改兼存深字耳典案唐人避
高祖諱皆改淵爲泉不聞改爲深也且魚不可脫
於深不詞韓子去老子未遠所引老子書最爲近
真此疑道經本有深字而今本斂之未可以今本
無深字遂疑其衍也

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云藏本同
今本短作裋誤典案說文衣部裋豎使布長襦也

史記孟嘗君列傳而士不得短褐索隱短音豎豎
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袒本字短
借字耳顧說未審

說林上篇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王先慎
云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
字而字今據刪典案王刪於字而字是也羅大經
鶴林玉露引此文亦無於字而字

說林下篇蟲有虻者

乾道本
虻作就

一身兩口爭食相齧

遂相殺也舊注或作虻盧文弔云虻虻皆非據顏
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蠅顧廣圻云古今字詁林
亦古之虻字舊注當云或作虻典案盧顧校是也
顧氏家訓又云吾初讀莊子蠅二首則虻之爲蠅

益明矣

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藏本今本有典案藏本今本是也說苑奉使篇作卜之謂何對曰吉可證

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嗜之禍典案甘服義不可通服當爲眠形近而誤也甘眠卽酣眠淮南子俶真篇甘暝于溷濶之域精神篇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嵇叔夜養生論李注並云暝古眠字是甘眠二字之見於古書者上言甘眠故下言瞋目上言垂拱故下言扼腕與之相對成義

若作甘服則與下文不相對矣

立法非所以避會史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典案藏本今本避作備是也古書備避多互譌皆聲之誤上文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正與此句相對可證此備字不誤顧氏乃以備字爲涉上句而誤斯爲謬矣避會史三字義不可通且國家立法豈所以避人哉

用人篇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顧廣圻云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典案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示也語也教也誼正相類以法教心文本明顯顧氏既誤以鼓字當爲教遂不得不妄指教爲譌字

矣表所以明高下故以示目鼓音所以教進退故以語耳法本無形故以教心文顯義明不煩改字內儲說上篇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舊注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典案此謂觀聽不參則事之情不得上聞也誠情通用注以誠者莫告釋之非是

子必嚴子之形王先慎云乾道本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典案王校非也上文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是嚴者以形言非以刑言也乾道本作子必嚴子之形又游吉不肯嚴形是也張凌本既改形爲刑又改肯爲忍行二字以就其誤實爲淺妄王氏從之斯爲巨謬矣莊子則陽篇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卽此形嚴之義

則邯鄲口中虱也王先慎云口卽圍之古文典案
王說迂謬難通邯鄲口中虱以喻邯鄲之無所逃
猶虱之在口中也御覽九百二十三九百五十一
引曹子建貪惡鳥論云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
害身也王莽校尉韓威云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
無異口中蚤蝨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
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卽此文
所本劉義慶宣驗記晉義熙中長年寺道人惠祥
夢有人衆以繩縛其手足問何故齧蝨知此風由
來久矣今之貧人得蝨固猶多內口中齧殺之也

蝨非可圍守之物王氏以圍中蝨釋之實爲巨謬
內儲說下篇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云入字衍
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
文法亦一律典案下文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入字正與此文一例俞說未確
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俞樾云王當作
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
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
衣言玉衣其義同也典案古書無以玉衣二字連
文者未可以珍裘二字推之遂謂衣之美好者必
言玉衣也且王衣改爲玉衣與下文之玉環相復
古人行文不爾也王衣疑是王所賜之衣或共立

少見愛幸衣服奢僭擬於王者耳俞氏改字釋之其失也鑿矣

外儲說左上篇夫犬馬人所知也日暮磬於前盧文弢云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磬是磬倪同義說文倪一訓聞見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磬磬本同以倪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典案淮南子汜論篇作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日暮磬於前即可日見之義盧說近確

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乾道本道藏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上文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上今本在此宜卑下顧廣圻云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

三 餘 才 言 卷 一 一
在此宜卑下誤王先慎云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
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
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
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
其誤耳典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閒篇高陽黉曰
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
今雖惡後必善呂氏春秋別類篇高陽應曰緣子
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
勁任益輕則不敗文義並與此略同皆虞慶曰不
然五字當在此宜卑下之證顧氏既不審上下文
義又不取證他書輕以今本爲誤斯爲謬矣又案
此益尊益當爲宜字之誤也此宜尊正對上文匠

人之詞此宜卑而言作益則非其指矣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乾道本黧下無黑字道藏本今本有王先慎云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典案王校是也說苑復恩篇作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文雖小異黎下有黑字可證王說

外儲說左下篇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王先慎云先上當有桃字典案無桃字義亦可通古人自有省文王說泥矣

外儲說右上篇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典案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是也不服兵革而

顯不親耕耨而名卽五蠹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之意韓子重耕戰之民而惡修文學立節操之士故曰非所以教於國也刪非字則非韓子之指矣外儲說左下篇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正與此文一例顧氏未明韓子之意以藏本今本有非字爲誤斯爲謬矣

太公望曰狂矜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王先慎云也字衍文典案下文犀首也羈旅新抵罪正與此文一例古人自有此句法王氏以也字爲衍文非

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道作

通誤典案顧校是也道者由也道穴聞之卽由穴
聞之今本作通者後人不達古訓妄改之耳

道之訓由

見禮器中庸注

外儲說右下篇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楫下而不能
成曲亦共故也顧廣圻云楫當依文選琴賦注引
作擲典案顧校是也淮南子說林篇使但吹竽使
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卽本文厭擲字異義

同

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舊注罕用刑服國是
由出彘用威懼焉典案注由當爲猶古猶由雖通
用然後人注語中猶之作由皆聲之誤

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王先慎云韓

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典案此文與韓詩外傳三弟下皆斂子字當依淮南子道應篇補其弟子諫之故稱夫子若爲其弟則不得言夫子矣王校非是

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王先慎云辭意未完當有脫文典案此條意謂稅輕重得其平則吏不能爲姦私辭意完足與下一條相若王謂當有脫文未確

難一篇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乾

道本楯之堅上無吾字莫能陷上無物字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依難勢篇此無吾字王
先慎云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
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
同不得緣以爲比典案王校是也升庵外集二十
二引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卽
韓子此文所本亦作吾盾之堅則當有吾字明矣
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云數字疑衍
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卽謂此度也
數字淺人所增典案度數猶法術也

淮南子原道
篇高注數術

也 本書問田篇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亦以度數
二字連文王謂數字爲淺人所增失之

難三篇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云得
當作德典案得德古通用

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典案飾爲飭假禮月
令疏飭謂正也

詭使篇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
乘車衣絲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
典案今本死下有士字是也死士之孤謂戰死者
之遺孤也乾道本道藏本作死之孤不詞顧氏從
之斯爲謬矣

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云今本重身字畝今本

作奪按句有誤王先慎云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典案今本作無宅容身身死田奪是也上句以宅言下句以田言文本明晰不煩曲爲之解史記滑稽列傳正義引呂氏春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今本異寶篇文異卽此身死田奪之誼死田畝三字文不成義王說失之迂

巖居窅路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典案巖居與窅處相對爲文當依今本顧校未安不可從也

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典案今本措作令於義爲長非法令卽蒙上文誹謗法令而言

六反篇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云順讀爲慎典案顧讀是也唐人寫經中慎字皆作順

八說篇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典案道虛惠以說民卽上文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也故謂之勸飯之說道上有知字惠作聖文義旣不可通又與上下文不合矣此當從今本顧校未審

八經篇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阻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典案隅疑當爲偶字之誤也爾雅釋詁偶合也謂名號賞罰法

令三者相合也公孫龍子跡府篇賞罰是非相與
四謬本書五蠹篇法趣上下四相反也名號賞罰
法令三者相合謂之三偶猶賞罰是非法趣上下
四者相反謂之四謬謂之四相反矣

五蠹篇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典案割地而朝
者當作陸地之朝者淮南子汜論篇人閒篇並作
陸地之朝者論衡非韓篇作陸地朝者皆其證也
聚弗靡之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典
案沸靡猶亡徵篇外儲說左上篇之煎靡也今本
作弗作沸於義爲長

顯學篇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典
案人主兼而禮之疑當作而人主兼禮之下文自

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兼禮與俱聽相對爲文上文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句法亦與此正同五蠹篇亦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

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議作儀誤典案今本議作儀是也說文儀度也正與術字相對成義作議則非其指矣顧校非是

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王先慎云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典案石非不大數非不衆相對爲文數指百萬言之故曰非不衆王說未審

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王先慎云雖有二字衍下有字當作恃典案

下有字涉上而衍雖有不恃隱括而自直之箭自
園良工弗貴也文義通順不煩刪雖有一二字王校
非

忠孝篇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
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顧贖圻云今本焉哉作哉
焉誤王先慎云焉哉當作哉焉哉字句絕焉字屬
下讀典案顧校是也下文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
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
下賢之卽承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而言若以焉字屬下讀則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
孝子不非其親爲承上豈得利哉而言下文將無
所係屬矣王校失之

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云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云句絕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云九字爲一句典案趙用賢本作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句五霸不待從橫而察句治內以裁外而已矣當從之顧讀非是

人主篇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典案當與儻同

飭令篇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舊注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典案無當卽外儲說右上篇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也注當無二字倒淮南子說林篇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高注當猶底也

心度篇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典案藏本今本王之者作王之本是也王之本也與愛之自也相對爲文作自則詞相複矣顧校非是

故聖人之治民治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典案今本下治字作也是也上文故明主之治國也下文故賢君之治國也句法正與此一律顧以爲衍文失之

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顧廣圻云治當作始典案治立疑當於作立治與行法對文顧謂治當作始未審

莊子瑣記

莊子齊物論篇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典案自喻適志與五字疑是後人注語誤入正文者也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文義正相連貫屢入此五字則上下隔絕矣自喻適志歟與歟同正是後人語意

人閒世篇將執而不化注故守其本意也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諫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爲善者也典案注故字當爲固聲之誤也成疏固執本心卽承用注語字正作固是其證矣固故古亦通用惟晉唐人注疏中若此之類皆爲聲誤學者不可不辨也

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典案說文有厓無涯无崖卽无涯也爾雅釋水澗水厓字或作涯淮南子原道篇高注澗厓也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許注作澗涯也郭景純江賦注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錢呂僧珍詩注引作澗水涯也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是无涯二字之見於本書者

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疏至人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郭慶藩云登假卽登格也假格古通用典案假爲遐段登假卽

登遐也列子黃帝篇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爲遐周穆王篇世以爲登假焉注假音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淮南子齊俗篇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升假猶登遐也本書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亦以登假二字連文注假借之人疏虛假之人並以登字句絕假字屬下讀皆不得其讀而曲爲之解耳郭以假爲格亦非

大宗師篇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疏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典案疆京古同音通用故京臺又爲疆臺疆或邈京作鯨禺疆禺京一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旣病須往問

之典案古書多言有疾罕言有病說文疒部病疾加也是有病在古語爲不詞矣羅大經鶴林玉露引病作疾疑當從之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疏友人既病文法並與此不同不得緣以爲比

頤隱於齊肩高於頂疏頭低則頤隱於臍臍聳則肩高於頂典案鶴林玉露引齊作臍與疏合

應帝王篇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典案猨狙之便執句有脫誤便下當有來字淮南子繆稱篇虎豹之文來射猨狄之捷來措說林篇虎豹之文來射猨狄之捷來乍並有來字是其證

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

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典案身於爲天下義不可通兩於字疑當在託字寄字下道經猷恥弟十三正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作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兩身字下亦並無於字天地篇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典案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新序節士篇作無留吾事落慮留皆聲之轉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注無有故無所名疏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典案此文當以泰初有無無爲句有無名

爲句本書知北遊篇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
卽無無之誼道經無名天地之始泰初者天地之
始也注無有故無所名疏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
無有無名皆不得其誼而曲爲之解非莊生之指
也

其名爲棹釋文棹本又作橋疏卽今之所用桔槔
也典案棹一本作橋者是作棹者疑後人依天運
篇改之也說苑反質篇字正作橋淮南子主術篇
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注橋桔臯上衡
也是其義矣疏卽今之所用桔槔也是其所見本
亦正作橋若作棹則無須以今之所用桔槔爲解
矣

天運篇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典案此當以殺盜非殺人爲句荀子正名篇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墨子小取篇殺盜人非殺人也注疏以人字屬下爲句失其讀矣自爲種而天下耳句有斂誤雖以人字屬下讀義亦不可通也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則楊氏亦以人字屬上爲句讀之

刻意篇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典案上旣言德之邪此又言德之失於詞爲複德之失當作心之失淮南子原道篇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精神篇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

者心之暴也文子九守篇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文雖各異然皆以道德心三者並言是其證矣

繕性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典案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相對爲文學上俗字不當重

物之儻來寄者也郭慶藩集釋云淮南臣道篇怪星之黨見楊注訓黨爲頻典案淮南子無臣道篇荀子臣道篇無此文怪星之儻見語出荀子天論篇郭氏集釋淮南臣道爲荀子天論之誤

達生篇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注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蠲所失者

不過錙銖之間也典案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向秀云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蠲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與此注文正同是此爲向秀注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俞樾云凝當作疑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可據以訂正典案俞說是也張溟雲谷雜記記蘇東坡語云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與易陰凝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是俞說之確證矣

十日又問曰幾矣疏幾盡也養雞之妙理盡於斯典案幾無盡義漢書東方朔傳注幾庶幾也謂雞

庶幾可鬪也疏非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疏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典案以爲有苦而欲死也謂孔子見此丈夫游呂梁之水以爲彼蓋有所苦痛而欲自殺者也列子黃帝篇作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文並明顯易知疏乃以謂之遭溺而困苦釋之非其指矣

休居鄉不見謂不脩疏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典案脩善也脩之訓善古籍類然不煩縷觀謂居鄉不見道我不善也疏以修飾釋之非是

山木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疏既不求文籍

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典案固當
爲故聲之誤也疏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
是所見本尙作故故固古雖通用然成所見本作
故則此必爲聲之誤矣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疏夫種德立
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典
案自賢之行行當爲心字之誤韓非子說林上篇
正作心是其證也列子黃帝篇作行蓋襲莊子之
誤疏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是所見本作心不誤
知北遊篇何從何道則得道疏何所依從何所道
說則得其道也典案道由也謂何從何由則得道
也疏以何所道說釋之是未明古訓望文生義以

爲解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典案墨子兼愛下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注引墨子隙作郟云郟古隙字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釋文崔本中作印典案崔譔本中作印是也淮南子道應篇作仰而歎曰印仰古今字天地篇爲圃者印而視之釋文本又作仰與此一例

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典案無有當爲無無此承上文未能無無而言作無有則非其指矣淮南子俶真篇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

至妙何從及此哉道應篇子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並襲用莊子此文是其證矣疏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是所見本已誤

庚桑楚篇兵莫憺於志鎩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典案寇莫大於陰陽下當有枹鼓爲小四字淮南子主術篇兵莫憺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繆稱篇兵莫憺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並以枹鼓爲小與莫邪爲下相對是其證矣

外物篇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俞樾云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

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典案兩木相摩而生火事之至易見者也俞氏昧於物情至欲輕改古書斯爲謬矣且木與火安得言相摩乎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典案絃當爲駭左半相同而誤也天運篇天下大駭與此文同一例疏云驚駭萬物則所見本正作駭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注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典案非字疑衍下文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正與此文一律則佚上不當有非字明矣注故佚者超然不顧

則所見本尙未衍非字

寓言篇終身言未嘗不言典案不字疑衍此與下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相對成義注雖出吾口皆彼言耳正釋未嘗言之義若作未嘗不言既與下句相複又非注意矣

天下篇指不至至不絕典案世說新語文學篇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劉注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據此則晉人所見本指作旨至不

絕作去不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釋文司馬云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典案莊子此篇所舉辯者之言多本墨經皆今之所謂 *Reductio ad absurdum* 也希臘辯者 *Zone* 以爲鏃矢飛行視之似疾然中侯之前必當行過無數點即連占此諸點也既在一定之時間占空間之一點斯不行矣正與司馬說同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釋文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典案司馬說得其誼 *Zono* 有 *Achilles* 追龜終不可及之喻以謂 *Achilles* 行雖遺風逮日

然欲超龜前必先越過與龜距離之半半尚有半分之將無窮期故永不能及此卽司馬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之說也

蛩蛩距虛

急就篇豹狐距虛豺犀兕顏注距虛卽蛩蛩也似馬而有青色一曰距虛似羸而小劉氏新論審名篇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郭璞爾雅蛩兔注亦云距虛卽蛩蛩變文互言耳並以蛩蛩距虛爲一物其實非也逸周書王會篇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螿而走也又孤竹距虛注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盧文弨云注於邛邛則云似距虛於距虛則云野獸則知邛邛下距虛二字乃後人以所習聞妄增入耳其說甚確

史記司馬相如傳麟邛邛蹇距虛文選作蹇蛩蛩

麟距虛

漢書同

張揖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

而小

一切經音義

十三亦云

距驢而小似羸而小牛父馬子者也

說苑復恩篇孔

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蹇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

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

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蹇以走蹇非性之

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

之愛蹇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淮南子道應

篇亦云北方有獸其名曰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

走則顛常為蛩蛩距驢取甘草以與之蹇有患害

蛩蛩距驢必負而走韓詩外傳五西方有獸名曰

蹇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

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逸周書爲最古之書司馬相如號博識張揖著廣雅必多識艸木鳥獸之名劉向著書亦必有所據皆分蛩蛩距虛爲二獸宜若可信劉安韓嬰雖未明言其爲二物然所說與說苑略同則亦未必以爲一獸也潛夫論實邊篇蛩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曹思文重難神滅論則直云蛩非驢也驢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駟驢不死斬駟驢而蛩蛩不亡非相卽也要之漢魏諸儒皆以爲二物晉唐人始謂蛩蛩卽距虛實爲無據至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

州之地大漠中予奉使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蟹兔也亦曰蚤蚤距虛也則直以蟹與蚤蚤距虛爲一物尤爲謬誤矣惟沈氏所謂契丹北境正與逸周書獨鹿孤竹之說相合且嘗捕得數兔持歸中國則是所謂蟹者宋代猶有其物惟今未之見耳如筆談所言蟹鼠蓋卽今日之康格盧之屬動物中更相恃仰以俱生存者甚多無足異者吾友李君治岍山中嘗親見狼負猓而走也

呂氏春秋斲補

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蘊居秦高注鉅姓子通稱腹蘊字也畢校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向崔本作鉅向

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典
案畢校是也本書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將死陽
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文
至明顯鉅絕非姓高注失之

季春紀律中姑洗高注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畢校云注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
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典案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
高彼注並作陽氣養生與此注合未可依類書引
文遽改作發字畢校未審不可從也

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高注人人可哀不忍之也
典案人仁古通用哀之以驗其人猶哀之以驗其
仁也高注人人可哀蓋不得其誼而曲爲之解耳

孟夏紀四鄙入保高注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典案禮記月令鄭注小城曰保字亦作堡莊子盜跖篇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城與保對文是其義矣淮南子時則篇本書季夏紀高注皆以入城郭自保守釋之並非

勸學篇聖人生於疾學高注疾趨也典案疾當訓力疾學猶力學也荀子書中疾皆訓力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與荀子同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是其誼矣

愛士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高注是不得利而進典案注是不得利而進疑是正文而寫者作雙行遂誤以爲注矣是不得利而進

正承上文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而言今以爲
注故正文語意不完

節喪篇黼黻文章以飭之高注喪車有羽旄旌旗
之飭有雲氣之畫畢校云此飭字義皆是飾典案
畢校是也飭飾古亦通用

安死篇憚耕稼采薪之勞不冑官人事高注既憚
耕稼又不冑居官循治人事也畢校云注循治疑
當作脩治典案畢校是也隸書脩循形相似故古
書中脩循二字多互譌孟冬紀其神玄冥注少皞
氏之子曰循爲玄冥師循字左傳作脩是其比也
異寶篇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典案汝字
當重列子說符篇史記滑稽列傳正義引此文並

重汝字是其證淮南子人閒篇作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女與汝同

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跣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典案仁人得飴跣與企足得飴相對爲文句法當一律仁人下之字疑衍困學紀聞十七引正作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跣躡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長見篇魯公以削至於覲存典案魯公以削義不可通公當爲日字之誤也淮南子齊俗篇韓詩外傳十並作魯日以削正與上文齊日以大相對是其證矣

介立篇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注音登畢校云注

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典案畢校是也漢代諸師皆言讀不言音凡言某音某者皆後人所加聽言篇其室培溼典案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培屋後牆也字又作備齊俗篇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高注備後垣也其室培溼謂其後垣溼而易鑿耳

謹聽篇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辭則賢者在下典案辭當爲亂字之誤也世亂與世治相對爲文作辭則文不成義矣觀世篇正作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尤其明證矣

慎大覽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高注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畢校云日中不須臾謂一日

之中不過頃刻卽過耳卽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
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
句當如注所云耳典案淮南子道應篇亦作飄風
暴雨日中不須臾注言其不終日也正與畢說同
列子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之義當
如高說此當各依本書爲解淮南子道應篇爲許
慎注本故與高此注異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冑以兵加高注不冑
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典案加當爲知字之誤
也不冑以力聞不冑以兵知相對成義作加則非
其指矣列子說符篇淮南子道應篇加並作知是
其證也注不冑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則所見

本尚不誤

權勳篇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高注酒器受三升
曰黍梁伯子云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醅黍酒
也注非典案韓非子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
酒觴卮皆酒器之名觴卮黍三字一聲之轉則黍
之爲酒器明矣高注於名物訓詁皆有所本不爲
苟說此當從其說梁注望文生義殆失之矣

報更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高注文王以多士而
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也畢於注文王以多士而
下案文義補造周二字典案注文王以多士而下
誠似有斂字然細繹其意蓋謂文王以多士去患
而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省其文耳畢逞臆補造

周二字實無所馮依不可從也

順說篇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高注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畢云四累卽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典案畢說是也淮南子道應篇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許慎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與畢說正合

貴因篇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典案有讀爲又

察今篇口喑之命不愉典案精諭篇口喑不言以精相告喑與喑同

以益所見知所不見典案益字衍意林引無當據

刪

先識覽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典案下曰字衍上文既云對曰此不當更有曰字隔斷文義說苑權謀篇無下曰字當據刪

樂成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文弨云疑是負功典案說苑復恩篇作喜功當從之舊校與盧說皆非

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舊校云慎一作順典案唐人寫經中慎字皆書爲順舊校所云蓋猶是唐人寫本

知度篇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高注道尙不知

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舊校云實一作寶畢云作寶正與淮南主術篇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寶爲是典案作寶者是也實字蓋形近之誤此文以道寶爲韻作實則義旣不可通又失其韻矣淮南子主術篇許慎注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寶也最得此文之誼

執一篇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典案說齊下當有王字淮南子道應篇作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是其明證當據增

審應覽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

典案舜聖二字互誤此承上文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而言今聖誤爲舜舜誤爲聖既與上文不叶又非其指矣

精諭篇知謂則不以言矣高注不欲白公以微言言典案正文言字當重列子說符篇文子微明篇淮南子道應篇並作不以言言是其證也注不欲白公以微言言則所見本固重言字

淫辭篇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畢校云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爲畏典案荀子楊注引論衡文具今本雷虛篇作罰不善善者胡爲畏此疑胡誤爲故後人又妄加不字耳

應言篇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高注臧亦魏

臣典案臧謂賤役非人名也下文公甚賤於公之主卽其意注云臧亦魏臣以爲人名失之

離俗覽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高注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典案注失戟得矛心不平與下文卻而去不自快注失戟得矛心不自安相復且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二語不得在失戟得矛心不平句下疑下文之注誤竄入此句下也

用民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高注倒殺典案倒當爲劉字之誤也論衡非韓篇作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是其證且倒無殺義若字本作倒則高氏無緣訓爲殺也

適威篇子陽極也好嚴典案子陽下極也二字疑涉下文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而衍下文高注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正釋子陽好嚴而不及極也之義至極於刑之故也始釋極也二字耳上文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爲戮極也與下文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相對爲文若好嚴上有極也二字不唯隔斷本句文義亦使上下文不相對矣

長利篇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典案理當爲治作理者疑唐人避諱改之也莊子天地篇新序節士篇並作堯治天下上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此不得獨作理也

行論篇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情一作
殆典案作情者是也情誠古通用情矣宋公之言
也猶誠矣宋公之言也

期賢篇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典案光廣古
通用光乎德光乎地卽廣乎德廣乎地也

愛類篇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高注言公取
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典案不與讀爲否歟高
注其不與邪增邪字釋之非

何爲不爲高注言何爲不用兵也典案何爲不爲
言何爲不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也高注未得其
誼

貴直論齊王不受狐援高注潛王不受狐援之言

典案此當以齊王不受句絕狐援屬下出而哭國三日爲句高氏失其讀故又於出而哭國三日下午出注云狐援哭也畢校云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亦爲臆說

知化篇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典案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義不可通貫疑當爲實字之壞也一實也猶言無異也古書多有不煩縷覩過理篇亡國之主一貫此或後人依彼改之而不知其不同也

壅塞篇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高注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畢校云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典案道當訓由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也高注以無道

連讀固非畢訓亦未審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畢讀道字絕句云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典案此當以凡說之行也爲句道字亦當訓由屬下讀與從對文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相對成義畢失其讀又增有字釋之非是

博志篇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畢校云師字當重典案畢校是也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莊子亦重師字皆其證也

分職篇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典案予衆上斂以字與下句句法不一律淮南子道應篇正作以予衆當據增

士容論其狀腴然不儇若失其一高注一謂道也

典案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淮南子道應篇若滅若失若亡其一高彼注以若亡絕句其一屬下讀非是說

詳王氏淮南子雜志

與此文若失其一誼皆相類蓋周秦之

恆言謂其狀髣髴無定耳高注一謂道也其失也泥矣

上農篇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高注不敏也畢校云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典案漢儒朴質於所不知皆直言不敏淮南子天文篇注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與此注正同畢以爲正文失之

任地篇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高注人肥則
顏色潤澤典案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與下
文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相對爲文誼亦相
類肥謂糞田非言人身之肥瘠也高注望文生義
其失也迂矣

三餘才語 卷一

論衡斟補

余校理論衡既畢付之剞劂刻垂成矣續
有所得不及補入者又若干條古人有言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精神所寄不忍捐棄
收之札記謂之論衡斟補云爾

文典記

命祿篇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典案今本淮
南子齊俗篇仁作仕形近之譌本書本性篇陰氣
鄙陽氣仁漢書董仲舒傳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
仁或鄙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並以仁鄙對言作仕則非其指矣當以本書引文
爲是

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吳承仕云官當作宦典案
吳說是也韓非子五蠹篇其患御者積於私門患
御卽宦御

氣壽篇嘶喝濕下者天典案濕爲濕段說文土部
濕下入也濕濕古通用

命義篇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朱宗萊云都
意林作郡沈而爲湖作化成湖典案淮南子倣真
篇作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與此文正同下
文亦云歷陽之都意林引文非

無形篇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孫人
和云形字當重上云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下
云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並其證典案孫說是

也下文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亦以形年對文

非真正人也典案古書無以真正連文者此疑校者旁注眞字而寫者誤入正文

率性篇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典案不能使不良爲良也能上不字衍下文正謂王良造父能使不良爲良若作不能則非其指矣吉驗篇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孫人和云藝文類聚九白孔六帖九引並作高麗與魏志東夷傳注作橐離同典案御覽七十三引亦作高麗

后稷之時履大人跡典案時當爲母字之誤也此

文蓋言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若作后稷之時則不知孰履大人跡矣御覽三百六十引正作后稷之母是其確證案書篇亦作后稷之母

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典案杖當子力矣義不可通御覽二百六十一引作以杖當得子之力矣於義爲長今本當下疑斂一得字

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孫人和云經當作徑太平御覽十五引此正作徑典案御覽十五引此文作母見其上氣如一疋絹可據增氣字經徑古亦通用

初稟篇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典案毛作宅仲任引今文作度漢書韋成玄傳注臣瓚曰古文宅

度同潛夫論班祿篇引宅亦作度

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典案陳喬
縱云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篇名非以此爲
微子之言也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脫一
父字魏源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字誤當
作父師它若王氏尚書後案江氏尚書集注劉氏
尚書集解並斥仲任此說爲謬誤段氏玉裁云此
今文尚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但古文尚書此語
出父師口仲任系諸微子疑今文尚書多微子若
曰四字孫氏星衍云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
歐陽夏侯之義愚以爲仲任今文經師本書所引
尚書說多本之夏侯歐陽舊義至可寶貴下文云

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則此文微子
二字不誤亦非尙書篇名明矣孫說得其誼餘並
臆說不可從也

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典案或
仁或義上疑斂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十一
字動作趨翔下疑斂或重或輕四字下文可證

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典案
稷上當有后字此文以后稷孔子相對今斂后字
文遂參差不齊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三引此文稷
上並有后字是其證

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典案情性於陰陽義不可
通情性下疑斂生字上文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

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情性下並有生字是其證矣

物勢篇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風之於人也典案御覽九百十一引作猶魚生泉蟣風生於人也兩之字並作生正與上句人生於天地之義相承疑當從之

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孫人和云十年當作十圍意林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作圍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八百九十引亦正作圍圍與下文之勿相對成義

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典案此仲任設論之辭非所謂儒者傳書語也傳當爲或字之誤耳

自是勦力勇怯相勝服也典案勇可以相勝服而怯不可以相勝服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此文怯作壯於義爲長疑當從之

奇怪篇夫蕙苴草也燕卵鳥也典案燕卵不得言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此文無卵字疑當從之

書虛篇鳥自食苹孫詒讓云苹元本作草是典案御覽八百九十引此文字正作苹是宋人所見本固作苹孫說未審

變虛篇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典案守疑當爲在呂氏春秋制樂篇淮南子道應篇新序雜事篇並作在心下文亦云熒惑在心何也此不得獨作守心

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典案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九字疑衍或後人注語誤入正文耳無此九字則文明義達有之反隔斷文義御覽九百四十七引無此九字尤其明證矣

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典案臣非能動地乃太卜對公所言公下當有曰字晏子春秋外篇淮南子道應篇並作太卜走見公曰當據增曰字異虛篇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典案下死歸也三字衍淮南子精神篇御覽九百四十六引此文並不重死歸也三字是其明證矣

感虛篇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典案變而生不詞變上當有應字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作應變而生非也句從天而下應變而生文正相對誼亦相承今斂應字文義遂難通矣

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典案雲下雨字疑衍此言雲出丘山及其降散乃爲雨耳若作雲雨則於詞爲複矣御覽二十七引作夫雲出於丘山八百三十七引作夫雲出於山雲下並無雨字是其證

中國見之謂之雨穀孫人和云謂之雨穀當作謂天雨穀之天二字草書形近又涉上下文諸之字而誤類聚八十五引作天不誤典案御覽八百三

十七引作謂之天雨穀

張本御覽無之字

此文啟天字之

字不誤

雷虛篇陰陽分事則相校軫孫詒讓云分事疑當作分爭典案孫說是也下文溫寒分爭激氣雷鳴與此文誼正相類御覽二十二引此文正作陰陽分爭尤其確證矣

罰不善善者胡爲畏典案上下文皆言罪此不得獨言罰罰當爲罪字之誤也荀子解蔽篇楊倞注引此文作罪不善者善者胡爲畏呂氏春秋淫辭篇作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文雖小異罰字並作罪是其證也

量知篇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

也孫人和云據上下文校之不當有之學二字蓋誤衍也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初學記二十七引並無之學二字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八百十五引亦無之學二字秘府略殘卷八百六十四引初學記同

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孫人和云北堂書鈔八十三引不學作無學是也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六百七八百三十六引不並作無又案之市下當有決貨二字御覽兩引此文並作之市決貨是其證矣

謝短篇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典案無字疑衍此文正謂不能知爲短若無不能知

則何短之有乎

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典案名當爲各形
近而誤也上文欲各別說其經請復別問儒生各
以其經是其證

別通篇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孫詒讓云戶三百
盡閉疑當作戶三盡自閉孫人和云六帖十引臥
戶作臥處三百作三戶疑此文當作欲入所臥處
戶三盡自閉典案御覽百八十四引作三戶盡閉
今本三字誤置戶字下又衍百字耳

人之用作安能過之典案作當爲詐形近而誤也
下文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卽承此而言若作
用作則非其指矣御覽九百四十八引正作用詐

三 食 才 言 才 一 一
E 二
尤其明證矣

是應篇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典案堯舜高三尺不
詞高上當有堂字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百七十
六引並作堂高三尺是其明證矣

號其衆曰倉光孫人和云元本作倉兕是也類聚
九十五引此文亦作蒼兕典案孫說是也御覽三
百七八百九十引此文光亦並作兕可證孫說

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孫人和云濟當作霽一
當作暄類聚二御覽十一引濟正作霽一正作暄
典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作若甘露霽而陰翳者
文雖小異而濟一之爲誤字益明矣

自然篇何以天之自然也吳承仕云何以下疑脫

一字典案何以下當斂知字下文何以知天無口目也正與此文一例

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典案孔子列子說符篇淮南子泰族篇並作列子又案地上當有天字列子淮南子並作天地上文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皆其證韓非子喻老篇與列子淮南子亦正同

佚文篇今上卽令詔求亡失典案令當爲命作令者疑後人不解卽命二字之誼誤以命詔爲連文而妄改之也宣漢篇須頌篇並作今上卽命

孝明詔上爵頌孫人和云當作神爵頌此脫神字書鈔一百二引正有神字典案孫說是也御覽五

百八十八引亦正作神雀頌後漢書賈逵傳帝勅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皆其明證也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
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孫人和云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七十二
引此文富下並有賈字千萬作十萬聽下有曰字
之行二字作猶皆是也今本脫誤當據補正典案
御覽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六引亦並同

死僞篇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
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典案精神下當有
脫文元本此下空一字

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暝也典案此文

義不可通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下疑當更有成王之魂有所知七字

於是也而爲之張朝孫人和云也字當從國策魏策

及呂氏春秋開春論改作出典案孫改是也下文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卽承此而言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

去歸葬孫人和云史記重尸字漢書作妻亡去歸葬尸下有妻字論衡定脫尸字典案史記酷吏列

傳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明屍自亡去非其妻竊之也御覽五百四

十九引此文作怨家欲取其屍屍亡歸孫謂尸字當重此其確證矣風俗通怪神篇同

當重此其確證矣風俗通怪神篇同

言毒篇火困而氣熱血毒盛孫人和云當作火困而氣熱氣熱而毒盛血卽而字之誤又脫去氣熱二字故文義不明典案孫說是也史記儒林傳正義引正作氣熱而毒盛

四諱篇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典案盛陽御覽二十二引作陽盛是也又案子以生不詞御覽引子以下有此月二字當據增

諱厲刀井上典案諱上當有世字上文世諱作豆醬惡聞雷正與此文一例御覽三百四十六引正作世諱厲刀井上尤其明證矣

實知篇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

馬知此馬而目眇孫人和云聽上脫能字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語意不明當作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眇字卽涉下文諸眇字而衍馬下脫者字相去下脫數里二字又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語亦復贅當作彼放馬目眇知此馬三字並涉下文而衍而字疑在上文田間有放馬者之上錯入於此也類聚九十三引此文云廣漢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當據正典案孫說是也御覽八百九十七引文亦正同

自紀篇淮南呂氏之無累害典案仲任此文正謂

淮南呂覽亦不能無累害也今作淮南呂氏之無累害非其指矣御覽六百二引此文作淮南呂覽文不無累害當從之今本文譌為之草書文之二字形近易譌淺人不達又刪不字耳

盧輯說苑逸文之疏謬

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縠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

磬自恣

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典案此文明見今本說苑復恩篇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以為逸文失之

蓬生梟中不扶自直也

後漢書徐穉傳注引

典案此文明見今本說苑說叢篇盧氏文昭
羣書拾補以爲逸文亦失之疏謬荀子勸學
篇曾子制言篇論衡率性篇程材篇亦並有
此語

淮南子逸文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
五月天爲之下霜

孫志祖云後漢書劉瑜傳注引淮南子曰鄒
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
哭五月天爲之下霜袁紹傳注同又見初學

記二文選求通親親表李善注所引略同今
淮南無此文文典謹案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書鈔引忠作誠避
隋文帝父諱也藝文類聚三太平御覽十

四二十三所引亦略同白帖二引作鄒衍事
燕惠王盡其忠貞左右譖之王弃衍仰天
而哭感降霜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作鄒

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
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論衡感虛篇鄒
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
隕霜論衡所舉儒者傳書之言多與淮南子
同則此文亦必本之淮南也

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田由伍
被毛周雷被晉昌號爲八公

洪頤煊云史記淮南列傳索隱引淮南要略
云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
陳由伍被毛周雷被晉昌號爲八公按要略
無此文唯高誘序見此八人陳由作田由毛
周作毛技唐本序在要略後故索隱以爲要

略文文典謹案文選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
山詩注引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
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
毛被晉昌爲八公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五引
淮南子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
人蘇非李難左吳陳田伍被雷被毛被晉昌
號爲八公共此看書八公姓名與高誘序正
同共此看書四字疑卽高誘序共講論道德
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十三字之敝誤洪謂此
爲高誘序而非淮南正文其說近確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藝文類聚
八十八引

文典謹案莊子山木篇亦有此文墨子親士

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文子符言篇甘井必竭直木必伐文義皆與此略同

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白帖九引

俞正燮云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顛秃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秃爾文典謹案王觀

國學林四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
織女與白帖引文正同王氏南渡後人所引
疑亦採之類書非所見本尙有此文也

石破生啓

孫志祖云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中嶽
見夏后啓母石顏師古曰禹治洪水通轅轅
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
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
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洪興祖楚辭天
問補注亦云今惟脩務訓有禹生於石之文
豈此事出許慎注耶語涉怪誕不似鴻烈本

書山海經五傳云啓母化爲石而生啓見淮南子文典謹案北堂書鈔二十三引石破生啓云出淮南子太平御覽五十一引作禹娶塗山化爲石在嵩山下方生啓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又藝文類聚六太平御覽五十一引隨巢子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北堂書鈔一引啓生硯石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馬驢繹史十二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王氏念孫淮南子雜志云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卽許慎之注孫氏詒讓云

脩務訓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
巢子文文典疑淮南王書舊有此文而今本
斂之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御覽四百五十九引

文典謹案韓非子安危篇奔車之上無仲尼
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
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御覽引殷康明慎云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
山谷漫尉詩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王
應麟云此韓非語也余襄公余靖本名思古
字道安建州人
謹箴用之御覽引此條上下皆韓非子文王
氏亦以爲韓非語而不及淮南疑御覽誤

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
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
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

文選思玄
賦注引

文典謹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
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
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
命於是翦其髮齶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
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御覽八十三引
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慾不節耶使民疾
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

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
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
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
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
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文選注引文湯曰我本
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當有敝誤墨子兼愛
下篇文略同

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猿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
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眇猿乃
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

文選張茂先勵

文典謹案今本淮南子說山篇楚王有白蟻
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
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文選幽通賦注
御覽三百五十事類賦十三引皆與說山篇
文略同勵志詩注所引必他篇之逸文非說
山篇之異文也藝文類聚九十五引郭璞山
海經圖讚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
有先中則所見本必有撫弓而眇之文

博志多異

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文選傅長虞贈何劭
王濟詩注七命注引

文典謹案覽冥篇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

泰山稽輔之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顧炎

武日知錄

卷二十引
書用意

云淮南子

原道篇

舜釣於

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

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略其文

而用其意也不知爾雅釋丘注所引乃覽冥

篇文非略原道篇文而用其意也引書用意

古籍類狀顧說誠是惟舉例未安

富貴而不道適足以爲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

之曰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腹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

者富貴之所致

御覽四百
七十二引

文典謹案呂氏春秋本生篇貴富而不知道

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
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
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
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卽
此文所本務以自供供當爲佚字之誤也草
書失或作失形與共相似故佚誤爲供耳枚
叔七發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
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
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卽約用此文

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

死

史記夏本
正義引

文典謹案脩務篇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無與妹喜同舟浮江之文

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

文選東京

賦注引

文典謹案秦族篇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文選注所引或卽約舉秦族篇文而又略加改易與

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

藝文類聚八十九引

文典謹案藝文類聚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是

淮南王書本有成相篇而今逸之也漢書藝

文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應

麟云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柱三寸

著膽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目下

爲女子著頭上爲小兒著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

齋無令人知也

太平御覽八
百九十九引

文典謹案此條就其文義審之當是淮南萬

畢術之文御覽誤引耳諸類書中往往以萬

畢術爲淮南子此特其一例也

天雄雄雞志氣益注取天雄二枚納雄雞腹中搗

生食之令人勇御覽九百九十引

文典謹案此疑是萬畢術文廣雅釋艸蕉奚

附子也一歲為薊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

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本書主術篇高

注作一歲為側子二歲為附子三歲為烏頭

四歲為天雄

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御覽八百九十九引

澼水覆舟山蓋廣異名也御覽六十三引

文典謹案此疑是墜形篇維出覆舟注語

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彿弓御覽三百四十七引

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同上

朱鼈浮於水上必大雨御覽十引

董仲舒請用秋用桓木魚御覽十一引

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

立以拭面靨即當滅矣御覽三十一引

文典謹案此亦當是萬畢術文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

而始規二旬成葉注規葉始開御覽九百五十四事類賦二十五

月中有桂樹御覽九百五十七引

東方之人長一丈御覽三百七十七引

扶桑在暘州日所拂東方十日所出扶桑生暘

谷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御覽九百五十五引

文典謹案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

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上枝郭璞傳云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
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
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

次第迭出運照

太陰在上蚯蚓結為陽侯御覽九百四十七引

越雞不能伏鶴卵御覽九百二十八引

堯舜之德輕於鴻毛御覽八十引



